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 
第六十四回 於占鼇宴會群雄 白勝祖遇難呈祥

《由天歌》：壽夭富貴與貧窮，全不由人由天公。 前世積修今世受，莫說時乖命運通。

眼前受用都是福，何須怨恨怒衝衝。  
昨日花開滿樹紅，今朝花落一場空。  
花落鳥啼春事盡，方知向在豔陽中。

馬成龍同著墨金剛白桂太等來到一個山莊，想要找一個地方歇息歇息，又沒有酒飯吃，無奈往前打聽。見那邊站著一個人，侯文過去問道：「這座莊村叫作何名？可有店麼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們這叫隱善村，並沒有店。」侯文說：「這裡可有戶人家無有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們這村莊有一家財主，姓於，名叫占鼇，為人樂善好施，原先在河南作過一任參將，只因膝下無兒，退歸林下。又當年荒歲亂，各處刀兵四起，雲南地面邪教反的還是太厲害。惟有我們這隱善村，有莊主辦的團練鄉勇，護守莊村，捉拿盜賊，守望相助。你們幾位是哪裡來的？」侯文說：「我們是大清營的差官，勞你大駕，帶我們到那於莊主那裡拜望拜望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們幾位跟我來！」

眾人跟著來到村莊以內，見路北的大北，坐北向南，門口有五棵柳樹。

那人用手一指，說：「你們幾位叫門，我去了。」馬夢太到了門首，說：「辛苦，哪位在門房裡？」裡面出來一人，有五十來往年歲，身穿一身月白褲褂，白襪雲鞋，說：「你們幾位有什麼事？來找誰呀？」那馬夢太說：「我們本是大清營的差官，久仰莊主大名，特意前來拜會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們幾位在此少待，我到裡面回稟一聲。」家人去不多時，說：「莊主爺迎接出來了！」眾人抬頭一看，見出來這位老丈，年有花甲以外，身穿藍綑子的長衫，足下白襪雲鞋；身高七尺，面如三秋古月，長眉明目，鼻直口方，海下黑鬚鬚根根見肉，精神百倍，儀表非俗。馬夢太等過去連忙行禮，說：「老丈在上，我等大清營差官，有公事從此路過，求老丈格外施恩，我等在此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」

老丈一看這九位英雄還抬著一個老道，老者用手一指，眾人進了二門，往正面一瞧，是明三暗五的大客廳，兩邊抄手式游廊，東西各有配房三間。有兩個小童子都在十四五歲，把上房簾櫳打開，眾人進了上房。睜睛一瞧，靠北牆硬木條案，東邊擺著一個官窯的果盤，裡面放著些佛手、木瓜、西邊有一對饅饅盒子，當中擺著水晶魚缸，裡面養著龍睛鳳尾淡黃魚。條案前放著一張花梨八仙桌，兩邊各有太師椅子，桌上擺著文房四寶。靠東邊幔帳高挑，裡間屋中是順前簷的炕，裡面圍屏牀帳，一概俱全。於占鼇把眾人讓到裡間屋中，俱都問了名姓，吩咐童兒看茶。小童兒俱都獻上茶來。馬夢太一看，這家中甚是講究，獻上茶兒，俱是狼宜窯的磁器。於占鼇問：「眾位從哪裡來？」那馬夢太向前說道：「是打祁河寺，誤走鄧家莊、青石坡。」把在李祥家捉拿吳恩之故細說了一遍。於占鼇吩咐擺酒。於占鼇說：「眾位哥們，我給薦一個人。童兒，到內書房把大爺請來！」小童兒去不多時，只見簾櫳一起，進來一人。眾人不瞧猶可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正是過海銀龍白勝祖。書中交待，白勝祖因何來到此處？只因在鄧家莊後院與鄧芸娘在屋中吃酒，只聽鑼聲響亮，打發丫環春梅往前院瞧瞧。丫環回來稟報說：「前院有無數的人動手，有一個山東人，名叫馬成龍。」正說著，外面慌慌張張進來一個婆子說：「姑娘，可不好了！莊主爺被人用暗器打死了！八路都會總吳恩躍牆逃走，前面眾家丁被殺。」鄧芸娘一聞此言，氣的蛾眉直立，杏眼圓睜，說：「好一千賊匪大膽！我前去替我哥哥報仇！」伸手摘下一口刀來，帶好了迷魂袋，方要往前走，一回頭瞧見白少將軍在那裡坐著，心中不放心，說：「冤家，你在這裡等候我，我到前面瞧瞧就回來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美人，你到前頭瞧瞧，我決不能走，我在這裡等你。」鄧芸娘手拿單刀，來到前院一看，連一個人都沒有了。自己無奈回到後面，聽見丫環春梅在那裡嚷說：「可了不得啦，那位白將軍跑了！」鄧芸娘問：「從哪裡跑的？」春梅用手一指，說：「姑娘你瞧，那後窗戶還支著呢。」鄧芸娘一看，說：「好一個無情無義的冤家，我看你哪裡跑？」一推後窗戶也追去了。

白少將軍本無心要鄧芸娘，打算把他穩住了，好救那幾個朋友。聽見使喚老媽來報，朋友被人家救走啦，見鄧芸娘出去，自己一想：「我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踹後窗戶跳到後院，躡出牆外，自己慌不擇路，也不辨東西南北，想要往前逃走，追趕眾位英雄。正然往前走著，聽見後面有人叫他說：「白勝祖，你往哪裡走？」白少將軍聽見是鄧芸娘的聲音，嚇的撒腿就跑，鄧芸娘隨後就追。白勝祖跑了七八里地，見眼前是一座園子，白勝祖急了，繞過去從東邊跳進花園子。抬頭往北一瞧，有三間樓，上面有燈光閃爍。白勝祖一擰身躡上樓去，打算在這裡躲避躲避。到瞭樓窗外，見裡面點著燈光，濕破窗櫺紙一看，屋中並無一人。轉身進了屋中，到東裡間一看，順前簷一張湘妃竹的牀，上面支著蚊帳，靠著地下一張八仙桌，兩邊各有太師椅子。牆上掛著八條無雙譜，一邊有一幅對聯，上面寫的是：夜飲客吞杯底月，春遊人醉水中天。

八仙桌上擺著一部《列女傳》。

白勝祖正看著，忽聽樓下有婦人女子說話的聲音，說：「呀，秋桔、秋紅，你們兩個人攙著我點麼，咱們娘們該到樓上睡覺了，天不早啦！」兩個丫環攙著一個女子，上得樓來。白少將軍正堵在屋中，白少將軍把牀圍一撩，自己伏身鑽入牀下，想在躲避躲避。方才爬入牀底下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一位姑娘、兩個丫環。姑娘坐在椅子上，說：「秋桔、秋紅，這幾天我也沒瞧見你們兩個人練的拳腳，都忘了吧？」秋桔說：「方才我還練來著。我打一趟秘宗拳給姑娘瞧瞧。」姑娘說：「這樓也窄，你打拳作什麼。我把簪子摘下來，把手絹罩上頭，咱們娘們下樓練去。」正說著，聽見樓梯響，就說：「秋紅，你到外頭瞧瞧，誰來啦？丫環從裡間屋內出來一看，簾櫳一起，打外面進來正是鄧芸娘。秋桔、秋紅連忙出來，說：「哟，鄧大姑娘，從哪裡來？」鄧芸娘說：「我是打家中來。方才我追出一個男子，他到你們樓上來了，你們給藏起來了，趁早告訴你們姑娘，把我情人獻出來，咱們萬事皆休。若要不然，你家姑娘一惱，別說我不念姐妹之情！」裡面那位姑娘聽見外面一說，連忙出來說：「哟，鄧家姐姐來了！黑夜的光景，為什麼這麼大氣呀？什麼人不見了？」鄧芸娘說：「妹妹，你別裝傻，找你姐夫來了！」這位姑娘一聽，羞得臉一發紅，說：「姐姐，你這說是哪裡話來？我這樓上可沒生人來。我家中爹爹甚嚴，三尺童子非呼喚不能上我這樓上來。」鄧芸娘說：「沒有？可不成！我瞧著跑你樓上來了麼！」

正說著，忽聽樓下一聲咳嗽，原來是老員外於占鼇，要到女兒這花園子瞧瞧睡了沒睡，怕兵荒馬亂之際、竊賊盜發之時，恐其後面鬧賊。自己臨睡覺的時節，要到後頭繞個彎兒。來到樓下，聽見樓上有生人說話，老莊主登樓梯上得樓來一瞧，是鄧家莊鄧天魁的妹妹鄧芸娘在這裡，手拿一口單刀，氣昂昂的與他女兒於錦娘口角相爭。只因於占鼇離鄧家莊七八里地，與鄧天魁都是世交，皆因鄧天魁歸了天地會八卦教，老英雄於占鼇甚是有氣，從此與他絕交。今日見鄧芸娘在這樓上，不知道他是從哪裡進來。老英雄趕緊問道：「芸娘，從哪裡來？為什麼生這麼大氣？」鄧芸娘說：「叔父要問，我上這裡來找你姪女的女婿來了。」老英雄於占鼇一聽此言，心中一楞，抬頭一瞧鄧芸娘，並未開臉哪，說：「鄧芸娘，你找的是誰？我沒聽明白。」旁邊丫環秋紅答了話啦，說：「莊主爺，他說有個男子跑到我們姑娘樓上來了。我同著我們姑娘並沒往哪裡去，哪有來的男子哪？鄧芸娘一陣冷笑，說：「你們打算不認帳可不行！你們說沒男子，我要找找。」於錦娘說：「你找出來怎麼樣？找不出來怎麼樣？」這兩句話把鄧芸娘問的閉口無言。

白少將軍在牀底下嚇的心神不定，自己後悔說：「我要知道是姑娘的樓，我萬不能藏在這裡。倘若是鄧芸娘把我找出來，這位姑娘准活不了！人家乃是好人，我無故的這不是把人家害了麼？」自己心中禱告：「千萬別進來翻！」他正在思想之際，聽外頭鄧芸娘被於錦娘一問他，鄧芸娘站在樓上默默無言，有心要進去翻，又怕翻不著；有心不進去翻，又捨不了這個情人，自己猶疑未

定。只聽於占鼈在旁邊說：「鄧芸娘，你進我女兒屋中翻去，倘若翻出來，我把我這女兒碎屍萬段！」鄧芸娘一打簾子，進到東裡間屋中，往各處一找，連個人影也沒有。把幔帳掀開一瞧，裡頭也是沒人。於錦娘氣的顏色都變了。鄧芸娘找了半天沒有，自己滿臉陪笑，說：「妹妹，我今天多喝了兩杯酒，說話莽撞，你擔待我點吧！明天我再來給你賠不是，我要走啦。」於占鼈說：「正理這是哪裡的事哪？真要在我女兒樓上翻出一個男子來，當時我把女兒劈了！」鄧芸娘說：「叔父不必生氣了，姪女要走了。」